



视觉中国 供图

单车轻载春万里 慢拾好春光



车轮转动一城春

□ 李琳

一入四月，人的脚步就轻了，像被新柳勾住了衣角，总想往外跑。汽车太急，脚步太慢，只有单车的速度刚刚好，叫人把春光细细看饱。

听说，在北京阜景历史文化街区，鲁迅先生百年前手植的丁香开花了，故宫前的金水河已泛起新绿。听说，风知道春天所有的消息，它拂过古殿檐头的铜铃，却把秘密藏在老树的年轮里。那便追着风去捕捉流动的春意。

清晨骑行在北京的街头，自在轻盈。天是透亮的晴蓝，阳光是悬在花蕊里的蜜，暖烘烘的，又透着丝丝甜意。沿街的桃李开成粉白的雪浪，风一摇，便簌簌抖落几片花瓣，坠在行道树的绿波里。那些绿意还未及盛夏的浓郁，只怯生生地由鹅黄转成水绿，风漫过树梢，仿佛整座城都在涨潮。

从景山前街一路向西，我顺着车流汇入阜景街这幅盛大的春日画卷里。老舍先生曾在《骆驼祥子》中描绘这里的夜色：“禁城内一点声响也没有，那玲珑的角楼，金碧的牌坊，丹朱的城门，景山上的亭阁，都静悄悄地好似听着一些很难再听到的声音。”近百年过去了，先生笔下的景致依旧，如今更被精心打理成了阜景历史文化街区，平添了几分古雅隽永的韵味。

故宫美，最美是角楼。四月的金水河畔绿柳垂丝，轻拂水面。水波之上，角楼静立，斗拱飞檐，庄重又秀逸。金色的琉璃瓦倒映在微澜的碧波里，与树影一同摇曳，仿佛水底真有醉酒的灵蛇驮着龙宫。可哪里有什么仙酿呢？让人沉醉的，分明是被风揉皱了的一弯春水。

车行向前，及至北海大桥，老舍笔下的金鳌玉螭桥跃然眼前，天地顿阔。凭栏处，湖光染翠，山色如娥。远处的白塔似笔，点染琼岛春阴，近处几条小舟悠悠荡荡，推开轻波，耳畔响起熟悉的旋律：“让我们荡起双桨……”

角楼美，北海亦美，可要我说这春天最美的，还是那些融入春光中的人们。年轻人搀扶着父母，中年人带着孩童，恋人们亲昵挽手。他们或凭栏眺望，或在绿树红墙下拍照留念。就连从公交车上款款走下的，也有好些罗衣飘飘的年轻姑娘，纨扇半遮的眉目间，细细描着黛金花钿。每个人的脸上都舒展着笑意，那么明媚，那么精神，像一尾尾闪光的银鱼，汇入这涌动的春潮。

乘着风，顺着北海大桥的坡道轻轻滑下，还没留神，便已将古籍馆和门前威严的石狮子掠在了身后。天津街游人如织的喧闹，也随着车轮向前，如同潮水般渐渐退去。待车身轻巧地拐入阜成门内大街，四周倏地静了下来，忽觉衣袂鼓荡如帆。

春风总是随性而起，吹得不着边际，索性拐入路旁的广济寺。这里山门古朴，内里却别有洞天。庭院幽深静谧，风从两侧回廊间穿过，摇动花影斑斑，更添了几分“禅房草木深”的古意。“叮当，叮当”，风吹动大殿檐角的铜铃。那声音清脆、空灵，不似梵音庄重，更像是春天叩访古刹时的清响。闭目聆听，风声、铃声，和着心跳，交织成此刻独有的寂静欢喜。

再向前不过几百米，便是历代帝王庙。我一向喜欢这里的庄重与开阔。与别处景观不同，这里少见艳丽

春花，多的是参天古木。苍劲的古柏古槐，默默守护着这座庙宇。在东南角的钟楼旁，遇见一株极粗的槐树，树干黝黑，虬枝尚未长出新叶。乍看之下，我以为古木已失却了生机。可绕到向阳的南侧细看，在一人多高处，竟又倔强地抽出两枝新绿，毛茸茸的叶片在阳光下闪着润泽的光。这株见证数百年风云的古树，亦未辜负这一个春天。

骑行的终点落在阜成门内的北京鲁迅博物馆。推车拐进宫门口胡同，青砖灰瓦的巷弄深处，蓦然静立着一座四合院，乌漆木门旁悬着“鲁迅故居”的牌匾，这便是先生离京前最后的居所。1925年的清明节，先生在院中亲手栽下两株丁香树，如今已亭亭如盖，雪色花瀑从檐角倾泻而下，将小院落填得满溢。风过时，千万朵细碎铃铛轻轻颤动，暗香一如未竟的信札纷纷扬扬。恍惚间，似见先生的身影立于树下，眉头紧蹙。百年倏忽，唯有丁香堆雪，岁岁年年。

转入一旁的展厅，恰逢一群孩子正围着工作人员聆听讲解。队伍停在一幅鲁迅先生手书的字幅前。“小朋友们，你们认得这上面的字吗？”片刻安静后，清脆的童声琅琅响起：“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！”声音在展厅回荡，带着蓬勃的朝气，撞击着我的心脏。我便知花未负春，未来亦未负先生。

是的，不辜负！不辜负这花开满树的丁香雪，不辜负长街上的春潮涌动，亦不辜负灿烂的文化传承。当我们与春天年年相约，风早已把秘密说给追春的后人。

兰州城（别称“金城”）在三月的风里翩跹。黄河水裹挟着祁连山的雪沫，将两岸的早柳洗出青玉般的颜色。我推着单车穿过中山桥，车铃铛惊起檐角栖息的灰鸽，振翅声与涛声和鸣。西北的春意总带着些金戈铁马的铿锵，连风沙都像琵琶弦上迸出的轮指。

城西水车博览园的木轮开始转动，吱呀声里飘来槐花的甜。老茶摊支起青布棚子，三炮台的冰糖在滚水里浮沉，几个戴白帽的回族老汉蹲在条凳上掰馓子。我倚着斑驳的水车立柱啜茶，忽听得一串驼铃由远及近——原是丝绸之路上走驼队的老把式，如今牵着双峰驼与游人合影。骆驼驯顺地伏在沙地上，睫毛上还沾着昨夜从皋兰山飘来的细雪。沿河骑行三十里，桃林渐次化作沙枣林。夕阳将金城关的剪影投在赭色崖壁上，恍若霍去病西征时的旌旗。转过山坳，忽见一树杏花从黄土窑洞前斜逸而出，穿蓝布衫的老婆婆正踮脚折枝。

夜宿青城古镇，木格窗外悬着蛾眉月。天未明，我便听见山歌悠扬，随即跟着背背篓的乡民往云雾深处去。野樱花开得像泼翻的胭脂，采蕨菜的姑娘们发间别着紫首菊，唱起“花儿”（广泛流传于甘肃、青海、宁夏等地区的传统民歌）时惊起山里的野雉。牧羊人掏出羌笛，呜咽的调子绕着采药的背架打转，又被一阵风吹散在太子山保护区的新绿里。

形成的花墙尽显浓郁的岭南风情。更妙的是在台州长潭水库堤岸骑行俯冲时衣袂灌满春风，恍惚间就像化作掠过花海的白鹭。

原来，春天的好风景不在导航终点，而在转动的车轮之间。那何不同醉入这春风里，让单车领路，去遇见未载入地图的野樱，去收集高原雪山融化的雪水，在山河湖海的褶皱里，采撷属于慢骑者的春信。（郝宁）

金城春醒柳烟中

□ 丁文涛

归程特意绕道西固区河口村。黄河在这里突然温柔起来，将百年古梨园揽成月牙状。放筏人正在修补羊皮气囊，说等桃花汛一到就要顺流直下银川城。我躺在尚带寒意的筏子上，看柳絮乘着河风与沙燕齐飞。对岸沙洲忽现几星移动的翠色，原是早归的渔翁在修补鸬鹚船。

晨光漫过皋兰山巅时，五泉山的野桃花已开成一片流霞。穿灰布衫的“茶博士”支起茶摊，红泥小炉煨着三炮台，桂圆在沸腾的水里舒展如金色的瞳孔。滨河路向北蜿蜒，安宁堡的十里桃林正下着胭脂雪。果农们踩着木梯疏花，花瓣落进柳条筐里。

黄河在盐场堡突然收束腰身，浪头拍击堤坝的声响如闷雷滚动。穿橘色救生衣的河道工正在测量水文，标尺上的红漆刻度映着浑浊的漩涡。“比去年春汛高了二尺三寸！”他们用兰州话喊着，惊飞了在浮标上歇脚的红嘴鸥。对岸沙洲上，护林员正给新栽的桧柳浇水，绿色塑料桶在阳光下晃成翡翠灯笼。山道拐角处飘来啾啾声，原来是徐家山下的“兰州鼓子”班子在排练。八十岁的王老爷子将云板敲得叮咚作响，唱起《莺莺饯行》时，眼角的皱纹里都淌着春水。梯田里头茬百合刚抽出嫩茎，戴蓝头巾的农妇跪在薄膜大棚前，用骆驼骨刀小心割取沾着晨露的花苞，再装进竹篾筐里。远处摆渡的老船工正载着整船的蝴蝶兰驶向雁滩，

在黄河上铺出紫红色的花浪。

暮色渐起时，石化城亮起万千星火，催化裂化装置在月光下舒展成钢铁森林。下班的工人们骑着电动车掠过樱花大道，厂区围墙外，夜市摊主支起烤肉架，羊油滴在炭火上溅起的蓝焰，与远处火炬塔的红光在夜色中跳起探戈。穿工装的老师傅喝着黄河啤酒哼起小曲：“炼塔顶着天星里，催化炉里煮月亮……”

我骑回城区，中山桥的铁索已缀满光斑，恍若飞天遗落的璎珞。夜市飘来醪糟的甜香，拉面师傅手中的银丝在雾里翻飞。兰州城的春意不在烟雨楼台，而在羊皮筏子撞碎的浪花里，在牛肉面浇醒的晨光中，在那些被风沙磨出包浆的、生生不息的褶皱深处。

当我站在罗九公路的制高点回望，整座兰州城正沉睡在黄河臂弯里。中山桥的灯火串成琥珀项链，皋兰山顶的积雪泛着幽蓝，晚归的货轮在河面犁出银线。这座城的春天如此厚重——丝绸之路上遗失的波斯银币，左公柳年轮里封存的战马嘶鸣，都在春风中苏醒成新的模样。

沙枣花的香气漫过防浪堤时，我把单车停在水车博览园的老柳树下。对岸清真寺的新月刚刚升起，与奥体中心的穹顶在河面投下双生倒影。穿汉服的少女们举着鲤鱼灯走过浮桥，光影摇曳中，古老的金城正把春天的故事，一笔一画写在波涛之上。

